

與死神的拔河

三軍總醫院 陳冠璋

杏林隨筆・與死神的拔河

一如往常，我跟著專科護理師到病房接新病人，了解病人這次入院原因。這是一位長期洗腎病患，並且血壓一直偏低，是我們主治醫師的老病人，而這位病人將會是我的主要照護病人(primary care)。伯伯這一個多月來已經反覆昏倒了五次，因為距離的關係，伯伯先到其他醫院住院，但後來還是信任自己熟悉的醫師，所以便要求轉到我們醫院來。「你這次怎麼瘦了那麼多，整個臉上皺紋都出來了耶！」專科護理師說道。雖然我是第一次跟伯伯見面，不太清楚他之前的身型，但我可以非常明顯看到他的雙腳已經水腫得很嚴重，而且稍微用力說話便咳個不停。然而或許是那份信任，伯伯總是笑瞇瞇地和我們互動，不斷地感謝我們對他的幫忙。對我們實習醫學生來說，新病人是我們最好的練習機會，大概就像是一隻肥美的烤全雞，每個地方都有養分在。

雖然已經幫病人做了不少次的身體檢查，但我還是會在「與病患互動」這件事上感到尷尬。「會不會因為病患覺得我是實習醫學生所以不信任我，擺臉色給我看？會不會病患等等突然問我什麼問題我答不出來？」總之好多的內心戲會在在我心裡上演。說好聽點，這種性格是謹慎，但或許說是膽小更為恰當吧！還好這位伯伯還滿爽朗的，大方地躺在那裡任我跟同學「宰割」。伯伯呼吸的時候看起來有點喘，但是我在聽他的呼吸音時卻發現異常小聲，原來這就是很典型的肋膜積液。積液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心臟衰竭，也可能是因為腎功能惡化，所以在接下來住院的幾天我們幫伯伯安

排了一系列的檢查。伯伯平時喜歡騎重機，但因為身體狀況漸漸不好，所以賣掉了一些重機。看著伯伯說到重機的眼神，我知道他很想再馳騁各處，哪怕是坐在他的愛車上面，欣賞眼前的風景，也比在醫院裡快活許多。「我會不會死啊？」伯伯問我。「不會的，阿伯你就放心好好休息！」我安慰他。

隔天早上我們查房查到伯伯時，撲了個空，因為伯伯在廁所裡大便。於是我們跟病人的太太說明完治療排程後，便前去查下一位今天即將抽腹水的病患。我還沒看過病人被抽腹水，所以很是期待。查房完後，在等待學姐準備抽腹水的空檔，我打算去看看我負責照顧的伯伯，順便幫他紀錄一下雙下肢水腫的情況。不過卻因為伯伯還在廁所中，所以我再次撲了個空。然而，就在我們看著學姐抽腹水時，突然聽到外面大喊：「A主治醫師的clerk在哪裡？」我奪門而出，看到伯伯的病房塞滿了護理師，連阿長跟副護都出現了。伯伯因為想把大便大乾淨，於是是一直在廁所出力，直到整個人開始感到不對勁時才踉蹌地躺回床上，下一秒就雙眼上吊昏過去了。醫護人員忙成一團，太太在旁邊也沒休息過，一會兒來回踱步，一會兒崩潰喊叫，甚至一度需要吸氧氣。過了一陣子，我們開始了CPR，由我和其他兩位同學共三人輪流壓胸。十分鐘過去、三十分鐘過去、一小時、兩個小時過去了，看著監視器上我們壓出來的心電圖，只要在換手時就會馬上消失，我感受到伯伯正和我們一起與死神拔河當中。從小到大在學校不知道上過多少次CPR

課程，壓過多少次安妮，如今我真的在病人身上壓，而且認真壓起來真的不是普通的累！在壓胸的過程，血塊不斷從伯伯的鼻胃管冒出來，整個胸廓更是已經被我們壓到變形。在家屬們一個個在病人面前跪下崩潰喊叫的同時，我看到伯伯的眼角好像微微泛著淚光。

終究，我體會到了醫療的極限，主治醫師和我們都感到十分無力。這位愛騎重機的伯伯在主治醫師的宣告下死亡。心電圖上的曲線，如末日的落陽，不復躍起。伯伯就像斷了線的風箏，不受身體病痛的拘束，從此自由翱翔。

